

論語隨筆



卷十五至卷十九



831493

論語隨筆卷十五

子曰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章

聖人直是不言軍旅之事卻以俎豆之事陪說便有開

導 俎豆說禮實是謙詞要之禮之全量俱可以俎豆

括之 聞與學互文然俎豆說聞亦謙詞 衛之君臣

父子多不得其正正坐不知俎豆之事聖人以此對靈

公其旨甚遠 聖人云我戰則克正非不知軍旅即軍

論語隨筆

卷十五

一

空山堂

旅乃國之大事正未可輕特以靈公未可急急於此故

言此以折之 君子亦有窮乎亦字憤激之極正對小

人言君子固窮固字極平淡祇說君子固有窮時不可

說君子斷然該窮致涉矯激以固字答上亦字文勢乃

相應 君子固窮言下便有不濫意思在小人窮斯濫

矣似另出一意卻又從上句反卸出 小人窮斯濫矣

正見君子禁得住窮窮在君子尚無妨也

子曰賜也章

此是聖人現身說法不是泛論道理須看兩予字乃聖



滋陽牛運震學

人自言所得也然字非字皆從此意著解開端賜也一
呼正與參乎一樣機鋒女以予爲言女欲知女之爲女
須知予之爲予予固自知予之爲予尤須女知予之爲
予予貢然非二義一時俱有然字也是非字也是然也
者聖人非不多學而識也非與者聖人不專靠多學而
識也聖人卻以非也一句截斷而以一貫直示之起結
兩予字緊相呼應此中正有靈機妙悟打成一片處
多學而識抹殺不得聖人好古敏求聞見擇識正是多
學而識實際一貫離卻多學而識不得之字正指所學

論語隨筆

卷十五

二

空山堂

所識之事也多學而識只是指日用事物之理而言
一貫只是守約知要不必說得高遠幽奧謝氏如天之
於衆形及上天之載等語卻全與聖人意旨無干也

朱註一貫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此以知言也按一
貫本無二理卽知行本非二事言知卽行在其中此章
一貫仍不離忠恕之旨看聖人語子貢一言而可以終
身章可見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章

惟有德者乃能知德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可與知

者道難爲不知者言也知德與知道不同知在行先曰知道知在行後曰知德此真知全是沉潛體認有堅固之守有恬泰之趣非執意見任意氣者所能得故曰鮮

此章爲慍見而發玩語脈良是然須以大意渾括之

子曰無爲而治者章

其如而已效曰無爲夫何爲哉

治道以明作有功爲貴如何卻說無爲無爲不是清淨虛無與黃老之學不同正是脩己以敬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的道理在己未嘗無爲之實在外未嘗有爲之迹

論語隨筆

卷十五

三

空山堂

故曰無爲獨言舜者以其紹堯而又得人也舜之所爲治歷巡方封山濬川多在攝政二十八載之中皆卽位以前事至於工虞水火明刑敎稼皆委任之二十二入贊襄分職舜不過總其成而已故曰無爲夫何爲哉咏歎頓挫而出之有穆然想像之神恭己正南面正是無爲處言可見者惟此而已夫何爲哉一呼而已矣三字一應語意自是形容無爲非以恭己爲無爲之本但恭己正南面實指聖人敬德之容則所以德盛而民化者未嘗不隱攝在內而已矣三字詞理正極沉吟恰與

上半截神氣迥合此處輕讀不得

子張問行章

總重忠信篤敬四字忠信要切言字忠如忠告之忠所謂切切偲偲信則表裏如一篤敬要切行字篤則重厚深沉與輕浮刻薄者相反敬則恭而有禮不敢侮慢人之謂須矧篤是篤敬是敬與忠信一例語類敬而不篤則恐有拘迫之患似將篤敬串說了便失四字平列之義蠻貊異國殊俗而性情則一未有不惡處詐而愛忠誠者亦未有不厭浮薄而崇敦肅者故曰可行精神

論語隨筆

卷十五

四

空山堂

工夫全在次節立似乎靜在與似乎動卻不可劃然分動靜只作大槩指點語與我相對謂之參交錯於前亦謂之參說忠信篤敬自相參更切合次句重一倚字兩見字極有意可以說共見可以說各見可以說習見可以說特見總要寫出念茲不忘常若有見意象出夫然後難之之詞見得如此乃可以行不如此則不可以行正爲務外者鞭辟向裏只在數虛字上著力書紳卽是參前倚衡之旨言參前不必定於參前言倚衡不必定於倚衡甚而言之可以不作書紳觀可以在在作書紳

子曰直哉史魚章

此是合傳體衛多君子兩人乃其最優者一稱爲直一稱爲君子舉其品之所就而言不必分高下史魚有道無實事不過陪說總見其不以時勢難易而變其節合來只成一個直字蘧伯玉有道無道亦無確據特以形似擬之不必定指孫林父甯喜等事特卽此可推其槩耳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章

論語隨筆

卷十五

五

空山堂

章意所該者廣大段分講學問謀國政兩事以學言有可語上者有不可以語上者以政言失人則貽悞國事失言則漏洩機圖亦字連上句併說非側注

子曰志士仁人章

志士仁人本有不同章意卻不重分優劣有志之士慷慨就死成德之人從容就死總是完全此仁而已仁與生本不相妨志士仁人不定是要死緣生死是人大關頭須從此處打勘得破言不以生死易仁則他無可慮者矣孟子舍生取義之旨正從此出 求生如何

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爭个安與不安而已
兩句一反一正呼應甚緊

子貢問爲仁章

此論爲仁之借資事賢友仁似與爲仁無干卻正所以
爲仁也首二句如詩之有興體看他以欲字發端正以
利器原爲善事起見凡物之相成未有不超於相長者
也此從利器按下嚴禪意凡物之受益未有不超於受
損者也此從利器按下切磋意事與器不相謀似乎多
一層工夫然預爲之備多爲之備不相謀而實相爲用

論語隨筆

卷十五

六

空山堂

也下三句重居是邦也句全要從此句生情此是下二
句綱領正見隨在可以取益居一邦便有一賢一仁居
一邦又不止一賢一仁須說得活賢仁不分優劣大夫
有品望事業故曰賢士有潛德故曰仁事之友之須帶
定居邦講出嚴禪切磋不可泛說交道只事友便是爲
仁不必待講明而後仁可爲也事不但奔走承順凜其
風範奉其規矩一有失錯惟恐夫子風聞之所謂嚴禪
也人習與不仁者居則不見己之不仁友仁則彼純全
我不容缺欠彼精細我不容粗疎從此琢磨自新仁在

其中矣所謂切磋也端木結駟連騎遊聘諸侯大夫如
杞向僑嬰士如顏會冉閔閔人多矣須說得風流爾雅
卻與爲仁關切更覺有情趣

顏淵問爲邦章

論語卷第十五

此是聖人得邦家治天下之道卽萬世治天下之道也
凡治道中如理財用人敬事安民諸大事總未之及緣
皆治道常經顏子講之已熟此章乃特告以制度典章
之事真王者得之而時改正朔易服色天作用上四句
進退百王損益四代自是大法大法旣立又要善後下

論語隨筆

卷十五

七

空山堂

四句正持盈保泰之意故注云法外意也不可以法戒
平對取夏時者緣陽氣雖始於黃鐘而其月爲建子然
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著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
三陽始備於是叶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
聖人以是爲生物之始改歲之端建寅爲春故曰時正
乘時作事故曰令善春秋春王正月仍是周正蓋謂春
王周正月也胡氏以夏時冠周月之說非是詩四月維
夏七月流火固是夏正然係民間謠俗相仍不改非朝
廷頒朔定制以殷周而襲夏月也先儒改朔不改月之

說亦非輅之制不同其以木則一也周人不過以金玉飾之耳庶人無有乘輅者且輅之尺寸高下各有不同故言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以爲質而得中不取周輅者過侈而傷財華飾而易壞也冕制自黃帝至周而大備體嚴而用約等辨而分明華而不靡費而不奢此所謂文而得其中也治定成功可以作樂則字變文有心領神往之意蓋夫子平日精神命脈與韶樂有默契焉者故一言及樂便衝口說出韶舞斬然劃然若非此無可與顏子語者言舞者舉容以該聲也法外防弊亦帝王不易之道邦家大戒正自多端聖人所最惡者鄭聲佞人所謂亂雅樂覆邦家者淫者聲淫非詩淫也靡溺流蕩能散人之志所謂亂世之音也殆者危險之謂其人深情厚貌奸詭百出包藏禍心是極傾險的人須把殆字坐在佞人身上如謂蘇張爲傾危之士是也鄭聲本淫故能使人縱欲敗度而不自止佞人本殆故能使人覆國亡家而不自悟非必聖人待戒於此於此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

子曰人無遠慮章

遠近分時地言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此以地言也慮不及千百年之後則患在旦夕之間此以時言也苟且而不能遠慮者此柔退之失鹵莽而不能遠慮者此剛過之失安而忘危則危出於所安治而忘亂則亂出於所治

子曰已矣乎章

說見上論此添已矣乎三字是絕望之詞然警人之意愈切則聖人之意愈深矣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論語隨筆

卷十五

九

空山堂

文仲魯之賢大夫何至竊位陡下竊位二字正聖人誅意之法竊字正從知字下斷聖人之深文也不知是不明也不得爲竊文仲於惠卻實實是知知而不與立此位便似偷來的盜竊陰據一般平常嫉賢妬能的話尚是寬泛語集註不稱其位有愧於心更說得泛

子曰躬自厚章

此是說恕道與不欲勿施又另一意躬自厚中本有責字須以聖賢自律不但以責人之心責己而已薄責於人以衆人望人則易從也責己重以周責人輕以約正

是平情處世的道理止謗莫如自脩章意正爲遠怨說
話遠怨者非人存厚道其權自我操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章

上章論待人此章論處事三如之何連絡照應文法清
空離奇圖難於易爲大於細總要熟思審處兩如之何
急讀便有振奮圖維之意緩讀便有從容商榷之意不
曰如之何如之何者有粗與安二義一等性急的人粗
心浮氣徑情一往忙中致錯一等柔味的人一味退縮
因循苟且不管長短吾末如之何猶云我也喚他不轉
論語隨筆

卷十五

十

空山堂

言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也

子曰羣居終日章

老莊虛無流而爲晉人之清談揚馬詞賦降而爲唐人
之浮華結成黨與妄作聰明自聖人看來皆是言不及
義此等人都極機巧險僻都是有作用本領的人自聖
人看來祇是好行小慧不羣居猶孤立無徒羣居則黨
與衆矣不終日則偶爾爲之終日則爲日久矣惟言不
及義故好行小慧言行不可平對難矣哉謂其難於免
禍也其言也肆然無忌不遵禮法其行也行險徼倖不

遵正軌豈有干律令的好名足以招忌小有才足以殺身吾且爲斯人危之吾且爲斯人惜之聖明之朝申明禮法也容不得此人末流之世綜核名實也容不得此人無以大德只作前一層帶說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章

質者事之本質也

此義字照斷制說是非可否本有一定不易的義以爲質謂事事可行與否一斷於義以爲之本質者事之質幹對枝葉說不對文說與體字相似以爲字著力凡事都靠他作主宰下三句三之字卽指義字禮者節文次第謂行事有自然之節次也禮有嚴有和此處仍主嚴說然又不可徑情直行故出之必以孫順孫便有從容和平之意信者誠實堅確事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不信則義禮孫都成虛假君子哉不可空空贊歎蓋難之之詞有期望之意有責備之意言必如此始終表裏眾美畢臻乃得爲君子也 此章以君子之制事而言兼處一己之事成天下之務近而出處去就大而禪授放伐小而一言一動莫不皆然 義以爲質兼內外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俱在其中程子之說似於義字上又

補一敬字非是 他書多以信爲體以義爲用此章卻以義爲體以信爲用此如十二律旋相爲宮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章

病字深於患字無能字重似不能字蓋不能尚有能的無能者全然不會直是一無所能了人無可恃惟能可恃人惟有能耳目纔靈活手足纔便利若無能則耳目銅蔽與聾盲者同手足拙劣與痿痺者同豈非大病此兼才德言之無才無德皆是無能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章

論語隨筆

卷十五

三

空山堂

名是名字之名不是名譽之名須要看沒世二字沒世之名自不是虛名了不可以名者實之實也疾其無名正疾其無實立論一時之名不必爭千秋之名如何不爭鄉曲之名不必爭史冊之名如何不爭沒世而名不稱不能與日月爭光必至與草木同朽史官並佚其姓氏子孫恥爲其後裔如何不疾

子曰君子求諸己章

爲人爲己前篇已說過此處只重一求字只是用心向裏向外之別學術事功君子小人都有君子不但闔室

潛脩是求諸己卽致遠通方濟世安民亦是求諸己小
人不但爭名奪利是求諸人卽閉戶獨居稽古勵行亦
是求諸人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章

矜非矜伐矜尚之矜乃是矜莊矜貴之矜是自己把持

的意思故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山嶽之懷方以聖

賢自持舉止之間皆有貴重之氣不降不辱未嘗隨波

逐流所謂矜也矜字上少加一分便是爭爭亦未嘗不

論語隨筆

卷十五

三

空山堂

物詭世戾俗也羣如或羣或友之羣羣字與黨字近故

不言和而言羣羣字上少加一分卽是黨阿比私昵固

是黨分門別戶亦是黨如君子與君子相處此疆彼界

如水火之不相入此卽是黨 矜最易爭羣最易黨而

字一折須如壁立千仞始得時解謂矜自不爭羣自不

黨卻與本文不合 此君子直是聖人身分爭字細如

伯夷卽不免於爭黨字亦最易犯如東漢之八厨八及

宋人之蜀黨洛黨皆不免此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此爲在上者言之人與言平重用人當則工虞水火任其職聽言審則成敗得失資其謀當其用人以人爲斷當其聽言以言爲斷兩不以字正君子至公至明之妙用聽其言者必觀其行故不可以言舉人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故不可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章

此與一貫章相發明一言可以終身正所謂一以貫之一言只是一字聖人心中意中原有个恕字故子貢

一問遂充口說出是現成指點語氣不是揣摩商量語

論語隨筆

卷十五

齒

空山堂

氣 恕只是明通公溥的道理其恕乎且不可實講

恕者推己及人原兼欲惡二端言之此單指己所不欲

爲言此人情所最易自私處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正

是終身可行處終身離不得人已便終身離不得恕人

但解末二句是恕字注腳不知末二句正對付終身可

以行之解此方得通身貫串 無忠做恕不出言恕則

忠已在其中不必另補忠字恕字終身可行行恕之熟

處卽是仁不必說是求仁之方

子曰吾之於人也章

在上有賞罰在下有褒貶褒貶不可無毀譽不可有聖人因人毀譽失實故現身說法自言平生沒有毀譽不必以作春秋立論 吾之於人也人字重讀卽下節斯民字誰毀誰譽須重看兩誰字不可泛說成無毀無譽兩誰字上承吾之於人也索證下與斯民也相涵 如有所譽者偏說有譽妙善善欲長惡惡欲短善善欲速惡惡欲緩毀則無有如有所譽必有以驗之而決其將至於是其人亦卒至於是不過早說了一時耳究竟

是無譽

斯民也節正推原所以無毀譽之故熙攘往

論語隨筆

卷十五

五

空山堂

來孰非黃農虞夏之裔上有禹湯文武之君下有伊臯周召之臣賞罰予奪一出於至公皆是直道而行從而毀譽之不敢亦不忍也試看斯民那个是該毀譽的須要說得極鄭重極悱惻 集註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朱子用意尤在一卽字便隱然見得古今不易民而治斯民也是指當世之民而言世非三代之世民猶三代之民民性之同今古不異斯民也卽是三代盛世所以直道而行之者無毀無譽依然三代之餘風也 民生本直故三代以直道行於民此意重讀斯民也自出

所以字本虛然意味正在此只是鄭重低徊之意不可呆講 三代指當時君相李安溪文兼士君子言之非是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章

開端吾猶及三字便極感慨悲涼史闕文傳疑正以傳信不要說謙虛不敢自是馬借人有無相通猶有媮睦任恤之意即可想見三代大道爲公之心朝有信史野有淳風當時見之不以爲喜及今迴想深以爲幸此所以撫今而追昔也 史之不闕文馬之不借人豈有損益於世者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烈是以日趨於浮薄而莫之止也 今昔之感聖人胸中幾許大事然卽此二事已見世風益降言外寄託正自無窮

子曰巧言亂德章

亂德亂謀不必分人已巧言變亂是非顛倒黑白如楊墨老莊說得別有一種道理又如少正卯言僞而辨皆足亂德小不忍婦人之仁過於姑息便不能果斷有爲如項王之不殺沛公匹夫之勇無含容之度便不能深

論語隨筆

卷十五

六

空山堂

沉從容審幾觀變如子玉城濮之戰輕躁妄動 理明
自不至喪所守氣定自不至敗所謀此須有知言養氣
之功

子曰眾惡之章

眾好眾惡似乎可憑不知正惟其眾纔不可憑察者詳
審之謂非謂眾人之好惡皆非也即使眾人果出於是
亦須察之然後實見其可好可惡處 眾好眾惡恐其
不明翻進一層又恐其不公蓋好惡必有一二人倡之
而後眾人羣起和之此中卽有偏黨比暱之私察者察
論語隨筆

卷十五

七

空山堂

子曰人能宏道章

人心有覺道體無爲道本宏而人從而宏之道旣宏人
亦因之而宏人爲之非道爲之也 戒懼慎獨便可致
中和位育參贊此宏道之事此人之能也由賢而進至
於美大聖神此宏人之事非道之宏也 只人能宏道
一句便了又加非道宏人一句是加倍鞭策法

子曰過而不改章

總是望人改過若說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便不見警
切卻說過而不改真正成過便覺異樣危悚 人之有
過既望其改便不肯輕以過字死坐到他身上惟過而
不改乃真成爲過是謂二字絕望痛恨之詞無限惋惜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章

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聖人不是現身說法設爲此語
以教人者聖人說發憤忘食卻是真个如此張橫渠嘗
言孔子亦曾煞吃辛苦來思之所得者少不如學之所
得者多思之所得者虛不如學之所得者實須說得聖

論語隨筆

卷十五

六

空山堂

人親身試過方得此中滋味出 思而不學則殆只是
虛實之分此處卻又說勞心不如遜志蓋不食不寢以
思便有強探力索之意其所得者生枯艱澁遜志而自
得者深造之以道而自然得也優游涵泳其所得也理
實而味永此如宗門之頓不如漸須於虛實之分更兼
此意始得 不如學也學中便兼有思意此亦講家幹
旋法其實不重此意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謀與憂俱以心言但謀者是求其得憂是患得患失憂

字更深一層謀道不謀食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所謂用志不分也不謀食正不可輕帶精神意思卻重在此但食者人之所不能無若說枵腹講道便不近人情予人以難從矣所以又說耕也二句耕以求食或不得食學不求祿卻自得祿耕不能代學而學可代耕本有此理學者正可於此看透君子憂道不憂貧有兩層意學與祿本相合學自得祿不必憂貧此下一層學與祿本相分學不得祿其學自在不該憂貧此又一層須兼此二義始圓集註中間加一然字正不必論語隨筆

卷十五

九

空山堂

泥

子曰知及之章

此論天德王道之全德愈盛而責愈備也及之守之之字指道理蒞之動之之字指百姓知之亦不徒是知上得但仁不能守則雖有所得而不能有諸己也仁則純全不仁則間斷仁則堅確不仁則懈弛聲色貨利皆足以易之克伐怨欲皆足以奪之隨得隨失若存若亡如何能守仁能守之便是據於德地位既仁矣安有蒞之不莊者特推言之以見細微不可忽也看註中或有二

字不認定仁能守者不能莊蒞也動之不以禮放此蒞不莊是氣習之偏最要說得細須知於恭己垂裳如帝如天之度少不相似便是不能莊動之句在百姓身上講所謂鼓之舞之之謂作也以禮謂鼓舞興作處須有節文次第或先其大而後其小者或先其易而後其難者如書言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孟子說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便是動之之節文次第也禮雖節文之微而動之之道卻精動之不以禮乃化民成俗之具有未盡善者此帝德王猷猶未到純

論語隨筆

卷十五

二

空山堂

孰地位也 由仁守以至莊蒞動禮雖是由本及末工夫卻一層精細一層不可歸重仁守卻將莊蒞等看輕了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章

此章爲朝廷用人言之知與受皆兼才識器量而言大受如定大計決大疑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南仲小知如刑名錢穀以及酒漿帷幕之事知效一官能備一職皆是君子朴拙自處或厭薄細故小處每無以見長如龐士元非百里之才呂端小事糊塗皆是不可小知

處大受則豪傑將相之略真有以自見也小人器量不足履盛則滿而涉險則變才識不足投艱則亂而謀大則窘如何能大受至於偏至之才或得之天資嫻習之技或傳之世守君子反有不及小人處故可小知此君子小人只在器量材具大小上論不在人品心術邪正上論

子曰民之於仁也章

此章作兩層看下截似乎申明上截然分兩層意思更深遠民字該得寬不單指凡民水火較衣食字更精切

論語隨筆

卷十五

三

空山堂

蓋水火之用不但在飲食也切不可貶駁水火水火不算人欲也不算十分外物總是人生日用所不能無的把水火說得愈親切則仁之更切可見仁者所性所命之正此心此理之同所謂天理良心全靠他吃飯度日若無天理良心便飯也吃不成同井而飲同爨而炊水火之甚也若離而父子兄弟而獨井爨必有不安者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水火之甚也若蹴爾而與噓爾而與必有不愛者即此便見仁之甚內外身上較量尚是大槩話上截以利言下截見仁之有利無害水火字一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章

貞就不是諒諒就不是貞都就知說貞者正而固也是有見解而又能篤信堅確正而固缺一不可如孟子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諒便沒分曉不論是非可否而一於信貞與諒又有大小之分

子曰事君敬其事章

敬字不可空講須貼定事字或官守或言責大而服休小而服采皆事也先事有夙夜之敬臨事有謹凜之敬說敬字離不得事字說敬事離不得事君字事在如君

論語隨筆

卷十五

三

空山堂

在也食卽是祿說祿字猶不見爲切已之物食字便與已有關切處後食如後獲之後不是不要食似乎淡而忘之至於以事酬食以事易食之念併不存於胸中須說得極細

子曰有教無類章

教似有類語上語下成德達才何嘗非類但一槩教他便是無類雖科條不一其教之則一也有教有不教便是類一槩教之便是無類有無二字緊相叫應無類自教者之立心言集註類字卻不是本文類字

子曰道不同章
道同則心同心同乃可以相謀一善惡謂君子小人邪
而正謂吾道異端如陰陽冰炭之相反 善惡邪正是註
意推其類卽善與善亦有不相謀者如士農工商各有
職業舟車漁樵各有分限總以其道不同故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章

此是聖人以一字定脩辭之法而已矣者所謂以一言
蔽之也脩辭是大要緊事達之一字是極難的事脩辭
不一其法而其要總歸於達辭不外明道經世二者達

論語隨筆

卷十五

十四

空山堂

者或闡其義理或道其性情或述其典故或悉其利弊
總要文理章法俱達得出 言之有物理足則辭暢此
以體言也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皆宜又出之
有格調法律此以用言也 此爲徒求富麗而辭不達
者發非爲辭已達而更求富麗者發若說辭不過求達
而止不必他求便看的太容易了聖人之旨決不如此

師冕見章

首節似曲禮檀弓文法活畫出一個相師的儀節來子
張之問非有疑也見得一言一動都有至德妙理小中

見大有驚喜之意子曰固相師之道說得極平實極淺
易一若古人已行之道我不過踵而行之又若古人未
有之道而禮以義起總是本分該當的不必說天地父
母及一切因物付物各得其所泛語

論語隨筆

卷十五

姜

空山堂



將又一以因物付物答其復也語

亦之歎而漸以難狀懸景本全精管始不似語天與

良一按古人曰行也者實其所處而後從之又善古人

論語隨筆卷之十五終 日國蘇蘭陵門人張魯文校刊

滋陽牛運震學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章

此章分三段三孔子曰三求字通章精神眼目將者將然之詞見其臣尚可以諫而季氏尚可以止也不是人臣無將之將伐顓臾事不見春秋安知非季氏聞言而自止猶幸有此將字也二子來告必有不安於心者曰將有事者諱言之也若爲微聞之而不與其事者明明

論語隨筆

卷十六

一

空山堂

向夫子埋伏一推卸地步冉有尤爲用事故專責之夫顓臾節先以大義責之提出先王二字把天下大名分所在壓伏他主猶以爲周公主之主謂靠他作主集註主祭之主卻是活字正解主字之義也邦域二句俱根先王來在邦域之中言四面皆魯國環繞一有聲息動作皆可伺察而挾制之何惡之能爲社稷猶言公家言社稷者神靈赫奕亦可以壓伏季氏社稷之臣所謂不侵不叛之臣也雖分不可伐不必伐非季氏所當伐卻

是相承說下意思自然一串此是第一段冉求推之季

氏又拉上子路所以自爲解也夫子又呼其名見其無可諉也陳力就列二句正言人臣之義危而不持三句反言以決之持危扶顛似說警者之相卻正是喻夾說季氏氣燄方張何危何顛夫子心中已有分崩離析三桓微矣之意且爾言過矣方是正責冉求虎兕出柙龜玉毀積總言典守者不得辭其責只以渾說爲妙不可分貼俗解以虎兕喻季氏以龜玉喻魯國之典章徒滋支離此是第二段冉有說顯與固而近費算計到子孫之憂直是季氏一樣心腸明明是自已黨惡供狀故夫

論語隨筆

卷十六

二

空山堂

子直以利害得失暢言之君子疾夫云云作一句讀丘也聞有國有家者是夫子所聞有國有家之道理如此不必定作成語看季氏之伐顯與是患貧患寡故夫子曉以不患貧不患寡季氏據國魯君無民君弱臣強互生嫌隙是不均不安故夫子曉以患不均患不安和只是均中道理無傾亦自是安中效驗均不是一樣多或少各得分願如諸侯千乘大夫百乘遵守制度便是均均則無貧而和矣和則無寡而安矣安則不但無貧寡而直無傾矣致治以和爲極而均所以開其始歷

此年以無傾爲極而安所以厚其終夫如是謂均安和也均安和卽是內治脩內治脩卽是文德非均安和之外別有文德如干羽兩階之事也國家均安之治立綱陳紀信義昭聲明發行於國中安上全下此文德也達於境外招攜懷遠亦此文德也故遠人不服須直下說來脩文德以來之不肯黷武則安之不肯殺降總之未嘗貪利而事遠畧也今由與求也總收卻兼二子說見由亦與有責者遠人不指顓臾前文說在邦域之中下文說謀動干戈於邦內如何此處遠人卻指顓臾且不服

論語隨筆

卷十六

三

空山堂

二字亦與社稷之臣有礙遠人泛指下文方接得願意味亦更深長蓋當時之不服者亦多矣分崩離析只是一例字樣不必細分或云分崩之中又離析更鑿四分公室家臣屢叛分公家的人民割公家之土田君臣上下離心解體互相猜忌故曰分崩離析謀動干戈於邦內正指伐顓臾之事不均不和內變將作禍起蕭牆蓋危言以悚之此爲季氏指陳利害了切俾其悚然而自止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章

此章與下章相爲表裏互相發明此章通論天下之大勢下章專論魯事主意總在爲大夫說話蓋佐諸侯以首亂啟陪臣而作俑皆是大夫觀政不在大夫句可見隱桓以後政在諸侯宣成以來政在大夫大夫之專自溟梁之盟始魯有三家晉有六卿鄭有七穆齊有田氏總是大夫專權春秋之勢變而成戰國者皆大夫爲之也故特責大夫三个天下有道要提起來乃一章精神祥則有禮樂凶則有征伐看出名分體統來天下歸於一統大權歸於一人此治世也無道自然由於天子失政此章不重責成天子十世非言其遲正言其速希不失說的極危悚不但失了禮樂征伐并其所以爲諸侯者而亦失之求爲奉法順流之諸侯而不可得矣十世之失失之大夫也自大夫出就埋伏在十世內此處須頓挫出之便含側重之勢逆理愈甚禍亂愈速到陪臣手裏算不得禮樂征伐但謂之國命而已此際有不忍言處大夫者上佐諸侯下領陪臣不在大夫則不輔諸侯爲非分之事陪臣無從踵亂更可知此句中須將諸侯陪臣縈抱在內庶人之議本不可少但衰世浮言究

非吉祥之事有道之世君德清明政體均平本無可議
又有學校以柔之有政教以一之庶人從何置議庶人
一議便有多少亂端處士橫議流言肆行或議朝廷宮
闈或議學校仁義無禮無學賊民必與甚之陳涉吳廣
之徒都是議出來的國家安得不亡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章

祿去則政去政去則祿去互文也五世宣成襄昭定四
世文武平桓也宣公失政正當文子之時悼子武子之
子未立而卒並未執政算不得一世上二句單說季氏

論語隨筆

卷十六

五

空山堂

下一句總說三家故夫二字直下危悚三桓之微本將
然之事卻作已然之詞連下三矣字聲情嗚咽能令三
桓垂首喪氣扼腕灰心 夫子惜三桓正是惜魯危三
桓正是危魯蓋三桓盛則公室衰三桓去則公室亦隨
之矣可勝慨歎

孔子曰益者三友章

友之爲道有夾持漸化二義損益之友俱有此夾持之
道顯漸化之道微夾持之用小漸化之用大益者三友
可說多亦可說少凡友必多爲之助益者三可謂多矣

益之友止三項外此皆屬可慮亦可謂少矣益者三損者卽有三此正如陰陽水火之相敵對極爲可畏三樂章倣此直則可以聞過諒則進於誠多聞則進於明此是益的分量須在益矣甲裏說出講上三句須要畱地步便者便易便給之意辟者開張也善卽巧令之謂如韓子所云秀外而惠中便佞之便是口角上便易與便辟便字不同三益三損兩兩對勘要以大槩較量爲高不必便辟對直善柔對諒細看便辟卻是與諒相反善柔卻是與直相反也

論語隨筆

卷十六

六

空山堂

孔子曰益者三樂章

友取諸人樂切於己三友謹其所習三樂愼其所尚集註禮樂之節節字是死字本文節字是活字大約人情好文的居多節者搏節之專以制度聲容而言節禮則止而不過節樂則淡而不濃能節纔是真禮樂道人之善須看一道字人卽有善何與於己卽心知其善而口不能言亦何云好善道者多則舉其事以稱之少亦一善不遺津津有味疊疊不置或形爲咏歎或見諸詩歌賢友須看多字得百庸人不如得一奇士而得一奇士

尤不如得百奇士一賢固好多賢更佳多而不賢可慮
賢而不多猶未暢也驕樂者以驕爲樂高自稱道予言
莫違名士以才華驕人世家以門第驕人佚遊者惰其
四肢無所用心卽如遊山玩水似乎雅人深致自聖人
看來與聲色狗馬一類宴樂者酒食徵逐侈情極欲縱
長夜之飲所謂樂酒無厭也三損三益亦只大槩較量
對勤亦不必節節硬板對較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君子乃有德有位的大人或名卿大夫之側或先生長
論語隨筆 卷十六 七 空山堂

者之前全看侍於君子四字須知君子不容易侍的侍
之便要防備著三愆又惟侍於君子乃有愆不侍則無
愆閒居狎處雖有愆而不自知亦無人乎指之因侍於
君子而得愆抑何幸也愆之所由生也則言語以爲階
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躁隱瞽狠狠下這三字便是
侍君子之真病痛真罪案此中消息甚微須說得極精

細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章

以理制欲以道御情志氣用事而不爲血氣所使當其

盛也持之使不得過盛及其衰也振之使不至於衰此
三戒所以保身而彌性也色鬪得人情物理最粗淺處
須推勘的極精細少之時及其壯也及其老也節次說
來真老成人揣摩閱歷之言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章

畏者尊奉嚴憚之意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就如皇
上帝與我的戒令如朝廷的誥勅一般大人有德有位
可以爲一代之師表者聖人之言大法大戒載在六經
著一時之清議立萬世之公論三項何等尊嚴安得不

論語隨筆

卷十六

八

空山堂

畏三畏平說不必以天命串下兩項畏字中自有知字
亦不必重看知字小人不知天命云云連上節作轉關
似乎側注究亦平列狎者非獨玩易之謂也悅之以非
道干之以非分雖奔走承順卻是大不敬處侮聖言亦
不但非毀之謂或援聖言拉到佛老楊墨家去或將聖
言穿鑿妄解或僭擬六經或小辨破道皆是侮聖言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章

章意全重學字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學不學
總是氣質爲之此意本說得通但非本文意思所重聖

人語意只是說學則可以有爲不學便是自暴自棄了此所以學之爲貴也 生而知之所謂亶聰明作元后先知覺爲聖人舉此以立極好教人取法之意學而知之乃學問思辨之功次也言卽次於生知幾與之齊矣困而學之憤而不通悱而不達困心衡慮智盡能索學正所以開其困學然後知困愈困愈學學久則不困矣又其次也次於生知非謂次於學知也言如此也還不錯三也字正爲困而不學作頓挫民斯爲下言如此人方救他不得乃公然以下等貶之

論語隨筆

卷十六

九

空山堂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章

九思分看一事各有一思思之欲專也合看凡事皆致其思思之欲周也視思明以下六項是順用其思疑思問以下三項是逆用其思九思者養之於未發之前持之於方發之際如視聽未交當體會明聰本然之理視聽方交當精察其耳目蔽引之端他放此 思不止九舉九以概其凡思惡其渙舉九以制其則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章

善不善指事與人言之如不及如探湯極刻畫形容不

徒以誠於好惡一語渾說完事 如不及汲汲惟日不

足又如追逐不及也如探湯鼎鑊之湯方熱不敢染指

也真知二字是集註補出不貼兩見字此等人身分儘

高不可說是狂狷一流如集註所云顏曾冉閔蓋皆中

行之亞也隱居求志行義達道用世之學意思趨重第

二節聖人固未嘗不重事功也隱居行義便有可出則

出可處則處之意行藏見潛皆歸於道求志達道出有

所以出處有所以處乃其行藏見潛之本領也義指君

臣之義言其志卽致君澤民之志耕釣已裕王佐之器

論語隨筆

卷十六

十

空山堂

其道卽草野脩明之道黼黻不改韋布之畧所謂王者

之佐不雜伯術大人之業不爲小成 已見則因見其

人而還憶其語未見則因聞其語而懸想其人上節兩

矣字與結尾一也字兩兩相涵孤情絕照 兩節俯仰

頓挫極慨歎流連之神聖人悲憫之情與用世之思悠

然言外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富貴者身死而名滅貧賤者世遠而名芳死之日到於

今是其眼目點逗處景公之無稱不緣千駟夷齊之有

稱亦豈以餓顯其斯之謂與暗有所指言外有無限感慨無限風厲。按此章只主夷齊讓國說故以齊景公相形崔杼弑君景公得立宴然享國牛山路寢感慨悲傷直欲無死以長有之及其死也一泯然無聞之人爾彼求仁得仁棄國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泯峻節高風與首陽並峙者豈以其富貴耶此意都在其斯之謂與句中含蓄咏歎。誠不以富三句集註以爲似當在其斯之謂與之上文義似通但不如闕疑爲是。

論語隨筆

卷十六

十一

空山堂

陳亢問於伯魚曰章

陳亢不知聖人之教子無異於教門人卻不是以私意窺聖人其問伯魚亦是他好學處。獨立趨庭畫出可以有異聞之時非必伯魚有異聞之想也對陳亢說有聞正以證其無異聞復舉他日者述兩次趨庭之無異正以實其無異聞之言也鯉退而學詩鯉退而學禮此二句不是閒文正見得伯魚承當夫子之訓聞斯二者煞得好也不說有異聞也不說無異聞閒閒冷冷紋他自己體會隱然與末也二字相應。退而喜喜其有異

聞亦是亢之好學處三項重遠其子亢只是始終看錯
了聖人卻沒甚私意亦不是故生非議

邦君之妻章

首句揭明邦君之妻四字煞甚鄭重邦君之妻不可凌
替亦不可驕亢正名定分所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
之宜以妾爲妻則匹嫡之禍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也
牝雞司晨則宮闈之權盛君稱之曰夫人邦人稱之曰
君夫人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名分旣正與君敵體
何至有綠衣之刺白華之怨夫人自稱曰小童稱諸異
邦曰寡小君卑順謙遜如此乃可以基風化宜子孫又
何至垂簾聽政干預外事者此二義並說始得

論語隨筆

卷十六

十一

空山堂

論語隨筆卷十七

滋陽牛運震學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章

孔子不見此陽貨意中語非孔子有不見之事也禮無不答歸豚自當往拜但時亡往拜此則孔子作用耳集註添出瞰孔子之亡本之孟子然本文卻無之陽貨固不可見聖人正不妨見貨但貨不直求見聖人卻託歸豚以爲籠致則奸宄爲甚此所以時亡往拜也陽

論語隨筆

卷十七

一

空山堂

貨擅國柄囚季氏自以爲張公室與孔子惡三家之旨有合而孔子魯國之望故欲招致結納以爲聲援孔子只如其言以荅之若解其意又若不解者冷淡閒暇入妙貨豈足以知聖人卽貨何足與言仁知但懷寶迷邦不可謂仁從事失時不可謂知此有實情正理誠如貨所云者此正不必與之辨也諾字似不逆其意正見胸中早已看定不須貨勸駕也將字妙仕不仕不可知之詞也卽仕亦別有仕法卻不是一定不仕耳辭活而意婉左右兩面俱可說得所以爲聖人之言

子曰性相近也章

性字從心從生卽此心之靈與生俱生者也性本空洞
渾淪原無名目條件可指固不得以惡言亦不可以善
言如書言厥有恆性詩言有物有則春秋傳言民受天
地之中以生皆論性之精語總說得空洞渾淪不落偏
隅聖人說性大槩相近不言性善而性之善可會習繼
相遠不必教人慎所習而習之當慎可知此六字四平
八穩顛撲不破括前聖言性之精而發其所未發後人
如告子之以食色爲性荀子之言性惡楊子之言善惡

論語隨筆

卷十七

二

空山堂

混都無是處孟子之言性善韓子之言性有三品其說
皆出於正但不如聖人之渾妙耳 赤子之生無有五
方其聲一也性之相近如之長則言語不通嗜欲不同
有至死莫能相爲者習之相遠如之 性不雜乎氣質
亦不離乎氣質一說性便離氣質不得亦不可說有義
理之性有氣質之性就人身上硬分出兩樣性來先儒
緣孟子論性與孔子不同遂爲斡旋調停之說以孔子
之言爲氣質之性孟子之言爲義理之性不知聖賢之
道本源則一而見地各有不同立言更有善與不善之

殊況戰國之時異學蠡起論性者蕪雜偏駁於此爲甚
孟子之道性善乃救時之論矯枉而過其正也豈能如
孔子之言中正平穩一無可議耶先儒於此章硬加兼
氣質而言五字而於孔孟之旨左牽右合疊滋魔障此
儒者言性之陋而適啟後人之疑也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章

此承上章本屬一章中間加子曰乃更端之詞耳唯字
緊接相近相遠言之一是抽轉語言相近之中唯上知
下愚別爲一性也相遠之極唯上知下愚不關乎習也

論語隨筆

卷十七

三

空山堂

一是我足語唯上知下愚別爲一性則性之相近愈可
知也唯上知下愚不關乎習則習之相遠愈可知也

人之性與人近上知之性獨與天近人之性與人近下
愚之性獨與物近上知如生而神靈幼而徇齊亶聰明
作元后先知覺爲聖人是也下愚如四凶之不知教訓
不通話言鬪越椒之生而有豺狼之聲是也 後世言

性者不一或謂性無善無不善此只泥定性相近也一
語耳或謂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此只看得習相遠
一邊耳或謂有性善有性不善此則知有上知下愚之

不移而忘卻唯字耳孟子言性善卽是性相近之說卻似人人可以爲上知荀子說性惡亦是要人慎所習卻似人人都算下愚聖人卽羣儒之言性者合之而立說卻自無弊羣儒卽聖人之言性者分之而立說每倚於一偏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唯自暴自棄則不可移此言正與孔子之言公然相反意在教人不自絕於善卻失卻孔子不移之旨正坐不重看唯字耳自暴自棄正是下愚處若能以善自治卽非下愚也先儒不揆聖人立言之旨橫生枝節別立意見往往如此時講設爲不可移不肯移之說更爲程子斡旋其際此又蹈先儒之失而錮蔽自甚者也

子之武城章

禮樂不專指絃歌惟其以禮樂爲教故邑有絃歌特於絃歌見之耳堯爾而笑一頓堯爾自是喜之且笑且言便隱藏一戲字在裏牛刀二字重看正爲學道寫照焉用二字似驚似惜似嘲諷似感傷一時喜動顏色之情溢於言表子游述夫子昔日之言妙在極鄭重莊肅學道所該者廣禮樂其大端也君子小人在夫子

猶是泛言在子游述之已照武城說話君子如邑中循紳士大夫是也小人卽農工商賈愛人易使卽以當下公言之在夫子當時之意在分處在子游此時引据之意在併處兩句須急連讀合總看要見得無人不當學道無處不當以學道治之正與牛刀之說對針謂割雞亦當用牛刀耳且君子學道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此仁之效也小人學道則尊君敬上之心肅然而起此義之符也君子學道二語明明是夫子之言卻說是偃之言蓋子游斯時正以此言爲武城舉似不得不以

論語隨筆

卷十七

五

空山堂

爲偃之言此中轉關機鋒正妙偃之言是也正申明君子學道愛人小人學道易使之實理重複著明其義語二三者欲使及門志之以武城之治達之天下也言前言戲之耳只帶我一句意旨在不卽不離之間不重解門人之惑正是夫子喜氣洋溢抑揚歆動想見莞爾神態宛然未斷

公山弗擾以費辟章

公山弗擾本非能用孔子之人其召孔子亦並無悔過遷善之心不過招致聖人以爲倚重耳子之欲往直是

退居已久鬱鬱一無所試一聞有召之者用世之心爲之勃然一動並非從公山起見亦並非實心欲往果於一行也子路無此一阻聖人亦終不往緣子路末之一語言之太激卻觸起聖人憂時行道之志吾其爲東周說得極氣槩極興頭其實卻是無聊之極思正見一片深情苦衷夫召我者已就公山推開言之然猶兼公山在內如有用我者全是大槩懸想直是撇卻公山也若粘公山東周句便說不去爲東周兼興周道繼周統言之禮樂制度脩文武之業此興周道也封建征伐復文武之迹此繼周統也邢疏興周道於東方又云使魯爲東周卽兼此兩義其字乎字一則有自任之卓識一則有慨想之遠神

論語隨筆

卷十七

六

空山堂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五者約爲之則事至紛而理以統之故五者而已足亦多爲之防心易放而事以閑之故五者而乃備也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此心無有間斷之時此豎說也此心無有虧缺之處此橫說也能行五者而必驗之於天下正見極切實極細密處處勘驗事事檢點不是空

言性命亦非節目疎闊也於字是極著力字眼 恭寬
信敏惠著其目也恭則不侮以下五句勘其實也 五
項正見能行於天下之實五則字鞭辟入裏非鋪張其
效也 惟恭故不侮惟不侮纔算得恭每句都有兩層
往復意思 寬則有容物之量惠則有及物之恩政自
不同 任倚仗也信則人任如人有憑據倚靠相似
集註五者之目因子張所不足而言張氏謂五者以恭
爲本此皆拘滯之見與此章本旨無當也 得眾謂人
心悅服以其有容人之度足以使人則溫柔子諒之心

論語隨筆

卷十七

七

空山堂

御物不苛寧數休之所謂君子易事者是也

佛肸召章

公山之召子路以公山不能用孔子故以末之爲言佛
肸之召子路恐孔子往而見挽故以不善不入爲問意
思更爲緊切 不曰堅乎正申明不善不入之旨須將
入字看得深細一層除非磷緇纔是入不磷不緇仍是
不入也子路看得往字卽是磷緇聖人看得往字祇是
磨涅磨而不磷涅而不緇不妨是往不妨是不入也不
磷不緇非於堅白有加也要如此纔算堅白到得磨涅

亦無如何方是不善不入真實地位時講分守經達權之說以爲知有一說而不知又有一說尚是皮毛隔別也。堅而不肯試之於磨白而不肯試之於涅此愛堅重堅愛白重白者也然究不得謂之信堅以其猶有磷之見也究不得謂之信白以其猶有緇之見也磨正爲堅而設惟堅自不怕磷涅正爲白而設惟白自不怕緇此信白信堅之深者也磨而不磷始可謂之堅有磨而堅益著涅而不緇始可謂之白有涅而白愈顯此正愛重重堅愛白重白之至者也。真金不怕火煉善泐者

論語隨筆

卷十七

八

空山堂

不避深淵卽此可想見聖人身分又曰猛虎項下金鈴惟繫得者解得卽此可悟兩不曰神情。吾豈匏瓜也哉又言救時濟世之意繫而不食此自匏瓜之常聖人之志則在爲世用而能用天下也偶然見有匏瓜觸起深情苦衷隨意指點正不必泥看。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章

六言只是六樣話頭本當作六德六美緣通達無障完全無弊纔謂之德與美此六項合下便有六蔽在可見是浮慕淺嘗未嘗實有諸己只是六樣名目話頭也。

蔽不是通體遮礙見其偏未見其正見其半未見其全
所謂纔開門戶卽是牆垣一落理窟卽成魔障也 有
六言卽有六蔽相因而生言有六蔽亦有六相對而立
蔽或根於氣稟或生於意見任氣則性偏好學所以
變化氣質而不失之固逐見則心昧好學則擴充聞見
而不拘於墟此好學有窮理養氣二義也 愚如從井
救人可陷可罔又如子羔之啟蟄不殺方長不折 蕩
謂窮高極遠如莊列之大言炎炎汪洋恣肆直窮六合
之外鄒衍談天測地裨海瀛海之說又有探蹟索隱一

論語隨筆

卷十七

九

空山堂

流如公孫子辨堅白論白馬非馬及臧三耳之說是也
賊有自賊賊物之分甚之則賊恩賊義也 絞如繩
之緊切不舒如證父攘羊是也史記云操下如束溼薪
勇屬用剛屬體奮發有爲之謂勇堅強不屈之謂剛
亂如亂氣狡僨之亂一切干名犯分越理不法都是血
氣用事也狂如妄自尊大卞躁陵傲卻是過剛之蔽與
亂字迥別時講以狂爲輕舉妄動仍是亂字中事失之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何莫學詩怪而歎之之詞正似詰問小子莫學之故猶

言何憚而久不爲此也若在小子不可不學詩語氣便寬緩了 詩可以興以下七句句句有何莫語氣在內須從三百篇中說出實際 興如見善則知好見惡則知惡好善如緇衣讀之則溫柔子諒之心油然而生惡惡如巷伯讀之則羞惡剛直之性勃然而動詩有旁引曲喻之體有長言咏歎之致諷刺以將之聲律以諧之所以可興 觀者考見得失時講分觀人觀己要以觀人爲主十五國之貞淫美惡考其美刺可以觀風俗千餘年之興衰成敗綜其正變可以觀世運 詩和而不

論語隨筆

卷十七

十

空山堂

流可以處君子而不比於同柔而不犯可以處小人而不失其正怨出於天理之正故呼天斥祖而不爲怒怨本於人情之真故疾讒念亂而無所傷 詩人之情於和樂之中不失莊敬之意學之則和而不流可以處羣居之常悲憤之內猶存忠厚之思學之則怨而不怒可以處人情之變 邇之遠之須看兩之字一則指點甚活不粘煞君父一則遠邇皆有益於人倫正見詩之隨處得力也 忠孝之性比興篇什皆可激發忠孝之道風雅章句無不該備雖南陔無文白華無句皆可資事父

之助不必步帖蓼莪始可言孝也雖板蕩咨嗟繁霜憂傷皆可廣事君之益不必天保四牡始可作忠也鳥獸草木不但可以資博物卽稱物之芳而詩人之志可推也卽託興之義而詩人之意可會也

子謂伯魚曰章

南風雅頌詩之體南別於風其格調音律又自不同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文王世子曰胥鼓南卽指此俗解文王之化自北而南故謂之南此謬說也二南哀樂之節得其中正讀之可以益人之性情修齊之道達於

論語隨筆

卷十七

十一

空山堂

家國學之可以克盡乎倫紀爲只是諷誦講習如後世言治某經之治字正不必以躬行言知子莫若父伯魚之爲與不爲子寧不知女爲一問正是提撕策勵非徒問而已不說爲如何好處卻說不爲對面疑障跬步難行正是鞭緊一步處其猶正牆面云云爲伯魚千思百慮躊躇打算正有父子家庭授受親切至情子曰禮云禮云章

禮主於敬樂主於和妙在不會說出六云字咏歎淫佚兩乎哉暗詰微諷使人深思自得無窮意味禮云

樂云四云字重讀玉帛云鐘鼓云兩云字輕讀須以頓挫逼勒出之自得其意 玉帛鐘鼓正不要說壞禮樂分地愈出意味更覺深長 敬和在玉帛鐘鼓之先亦在玉帛鐘鼓之內

子曰色厲而內荏章

厲剛厲荏柔弱此奸雄之徒外示剛強矜意作威介介若不可犯而中情實怯多疑善懼怕人窺破此種心事真不可測聖人目爲色厲內荏而斷以穿窬之盜真如秦鏡照人肝胆毛髮後世操懿京嵩之輩能不寒心喪氣集註以色厲爲威嚴解似色莊一類又云欺世盜名直與本文意思隔遠 小人卽指奸邪之人穿窬之盜尤小人之尤者也集註以小人爲細民亦非 此有爲之言卽指當時之大人也其猶也與深惡而甚鄙之之

論語隨筆

卷十七

三

空山堂

子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章

鄉原假託中庸聖人爲名目而以陪奉世故爲精神此人本領本自不小孟子末篇論之詳矣時講謂鄉原爲卑陋無見識的人如此安能賊德此不知鄉原者也

漢之孔光胡廣五代之馮道此皆鄉原面目 似德而
非德非德而似德壞學術害風俗故名之爲賊

子曰道聽而塗說章

口耳之聞不過四寸入此出彼是以己爲傳舍而以人
爲委壑也德之棄謂德之棄物所謂道德中無此人也
集註自棄其德尚非本文棄字 分明是到手物事一
時便推送出去畧無停蓄所謂只當一場話說也 說
從何來從剽竊來而浮薄之聆受直如憑臆聽從何往
從浮夸往而率爾之抵掌真同吐棄

論語隨筆

卷十七

三

空山堂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章

聖人只是痛貶鄙夫極言其不可事君也時講重與字
以爲教大臣慎其所與卻隔遠一層 鄙夫庸惡陋劣
看來不過貪位慕爵付祿養交苟合取容之輩第其富
貴名利之念切身家妻子之志重攬權固位機深計險
廉恥之道喪猛鷲之膽生古今大奸大惡卽成於此

患得之謂必欲得之 此種熱中情腸真如病痛沉痾一

般註謂患不能得之 殊屬添設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

弑父與君雖大小兼舉看來卻重弑奪一邊 蘇東坡

云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
光之數其惡則悞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其禍
乃至於喪邦 張南哲曰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敢遽
萌篡弑之心惟患失也積漸蹉跎至此然則計利自便
之私乃弑父與君之原也 到得已得患失此時大權
在握機熟手辣才欲放下恐人害已奸詭百出肆意妄
行亦其事勢不得不然然其原只消得一鄙字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章

人身陰陽節適則平偏枯則疾性之有疾卽身之有疾

論語隨筆

卷十七

古

空山堂

也 或是之亡似不敢爲決絕之詞卻是言之惻惻不
忍有黯然銷魂之意 狂矜愚是疾曰肆曰廉曰直猶
爲本症曰蕩曰忿戾曰詐則已變爲別候直是血氣亂
易脈症相反了此卽氣習以驗風俗 肆是邊幅不拘
蕩則行檢不脩 廉謂稜角削厲崖岸城府錚錚矯矯
寧方毋圓寧峭毋平如物有稜角一般 忿戾則盛氣
凌人褊心苦物所謂刻急次骨也 直謂徑情直行一
無迴互委曲詐則挾私妄作託爲拙誠而機械曰甚
愚而詐究無欺人伎倆然其變詐之性時時思逞所謂

恹恹而不信作僞口拙也。肆之爲蕩廉之爲忿戾是因而已甚直之爲詐是公然相反而已矣。單頂今之愚也言並沒有直亦並不成其爲愚直是詐而已矣。此痛疾而深慨之也。時解作總承三項便失語脈意思亦竟短索。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章

三惡語極痛切垂戒凜然兩也字一者字語勢趨重利口覆邦家一邊但服色音樂所關非細紫鄭亦害人心風俗之大者正不得輕遞如詩之興體奪朱亂雅有

論語隨筆

卷十七

五

空山堂

相克倒置二義惟其相克是以倒置淡不勝濃服之妖也正不勝淫音之賊也利口未嘗不佞然逞其捷給顛倒是非於片言之頃視佞尤甚此覆敗之禍所以立見也依上二句例當云利口亂德亂信可耳今直

云覆邦家則其亂德亂信不待言矣辭彌危而意彌切也利口只在齒頰之間便足以覆邦家語意如婦有長舌維利之階又如國策所云智伯分於肘足之下說得森然悚然令人寒心動魄是故惡夫佞者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聖人提起佞字便有切齒憤恨之意語氣

何等直截痛切
子曰予欲無言章

予欲無言本有兩意一緣聖人之言諸弟子總不能領會體察多言無益反不如無言之爲愈也一緣諸弟子皆以言求聖人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聖人別生一法以無言爲教意思更深一層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亦有兩意一則小子本以言述聖人子欲無言不過欲之而已果其不言教小子從何述起一則夫子既有不言之教小子自有不言之述但不知如何述法

論語隨筆

卷十七

去

空山堂

耳天何言哉云云亦有兩意一則天道本不待言而顯一則天道本不可以言語求之 聖人不是以天自況而援其不言以自明也謂天不言而時行物生我必藉言以教則我之所以教小子者真無具也小子必以言述我則小子非唯不知我并不知道天也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四時行百物生所謂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四時行百物生此天理發見流行之實眼前鶯飛魚躍青黃碧綠都是至理然聖人語中只說天道不言垂教而脫口指點機關自露正不得呆板粘滯此

際須有不卽不離之妙聖人作止動靜無非文章性道
此卽聖人之時行物生也此與吾無隱乎爾章夫同小
異無隱說行處無非至理別無深晦亦無秘藏此處說
行處都是實理正不必於言語上求也此章乃聖人
開示子貢卻未見子貢終不悟處不知集註從何得之
孺悲欲見孔子章

眼自在將命者出戶五字又妙在贅使之聞之四字點
醒聖人意旨緊粘說下蓋遲則孺悲已去不可得聞此
際如海外三山風至船輒引去令人意思自遠 借絃

論語隨筆

卷十七

七

空山堂

歌以傳雅意孺悲卽見聖人所得不過如此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三年之喪行之已久宰我何至忽生異議緣當時居喪
之人有名無實除白衣素冠之外並無棘人樂變之痛
如親喪在地而食旨聞樂者往往而有如此行三年之
喪不如認真爲期之爲愈也此本有激之言猶子貢欲
去餽羊之意也然其說實不可訓故聖人痛折之三年
年之喪制於聖人而實生於人心不論事之可與不可
祇爭心之安與不安所謂親喪固所自盡也不忍短喪

不安故也如其安之不爲復有何干涉耶極天下不
孝之情祇是一安字安字當下便是不仁世之居三年
之喪而食旨聞樂者都坐此病聖人逼出宰我一安字
而痛責之以發其不忍之端不但爲欲短喪者誅心正
使居三年之喪者通身汗下也第一女安則爲之語
極斬截下卻另文提起再言女安則爲之平心婉商都
從惻隱和愛之心流出有無限低徊纏綿卻自決裂不
得恩爲字卽承上衣錦食稻而言語勢如是時解以爲
字指期喪其實本無兩層卻接於女安乎語意不順

論語隨筆

卷十七

六

空山堂

懷乃懷抱之懷所謂出入腹我親生之膝下也 父母
之恩昊天罔極本無報施之可言亦豈有年之可計緣
喪服之制聖人酌中以爲制卽人子之懷於父母者已
有三年借此以起三年之例其他顧復教養與人子爲
終身者都饒過了也如此說來真令不孝之人於父母
而不用其情者無容身之地 不說父母懷子三年卻
說子之生於父母之懷者三年不說人子如何生於父
母之懷卻說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正用倒推
逆溯更見懇切 味子生三年二語覺禮家期斷加隆

之說爲謬。人子止有三年之愛於父母已不足爲子矣。而予猶靳之更爲其父母靳之。拊心痛想勝讀蓼莪詩。勝午夜聽孤兒哭父聲也。

子曰飽食終日章

章意自重無所用心。但開首著飽食二字。儘有義味。心者氣之精。飽食則每爲形骸所滯。而混沌沉晦之習。長心者動之微。飽食則易爲淫欲所引。而浮游閑雜之幾。熟難矣哉。言其可危之甚。非但難以入德。博奕最須用心之事。聖人說爲之猶賢自然。以博奕尚非十分惡事。然語意直是借博奕作加一倍警醒。正見無所用心之醉生夢死。最下不堪。尚不如劇戲之事。猶有生人之氣也。所謂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正須活看。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章

子路問勇妙在不荅他勇字。卻將義字換他勇字。下分列有勇無義之害。正見勇從義出。便自無弊也。擡高義字。亦不痛貶勇字。如此說纔得四面圓活。義有是非。可否之介。有微彰剛柔之用。此所謂任理而不任氣。尚德而不尚力也。

論語隨筆

卷十七

九

空山堂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章

君子卽指夫子亦有惡須知亦字從子貢邊來蓋子貢早挾一可惡之事請質之夫子卻叩君子之惡正以發自己之惡也俗講亦字從君子之好來卻看得鬆泛了甲四惡雖有不同大約是刻薄而少忠厚剛愎而不和平卽不能免於聖人之痛嫉也君子樂道人之善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而言也稱人之惡則浮薄尖刻居心何等君子造辟而言詭辭而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居下流而訕上則尊君親上之

論語隨筆

卷十七

干

空山堂

誼薄悖逆作亂之讐生勇是有氣果敢是有膽材力強猛有禮以節文之則不暴臨事壯往有學以開明之則不窒窒是自己孔竅閉塞冥然無知亦復悍然弗顧子貢三惡重在三以爲字以僞亂真取名甚善而用意不臧此中有多少矯揉做作乃其心術隱微萬難容恕處微如邊城之瞭望者自己藏於幽隱而工於伺人之動靜也不孫所謂以下陵上以少奪長許謂攻發人之陰私言之者無餘力以相容受之者無餘地以自立微許不孫本自可惡以爲知以爲勇以爲直假

託名義以自文其奸豈不深可痛恨人春秋末年以下
犯上以勇欺怯以智揜愚以詐侵誠廉恥忠厚之道衰
而刻薄姦偽之機熟聖賢所惡正爲世道人心之防究
之江河曰下風俗曰壞積重難返春秋之世降而爲戰
國可勝浩歎之實惡更甚其害蓋以其時所以惡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章

在家則僕隸奴婢在國則宦官宮妾皆是女子小人第
聖人立言皆關世道不妨就大處言之一部十七史閻
宦宮嬪情狀都在近之遠之二語中言養之難而養
之之道可見須參之於近之遠之之中而求之於近之
遠之之上乃得之莊以涖之慈以畜之持性命之正
導陰陽之和此皆養之道也言養皆具文字小人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章

見惡便有爲惡之實須重看見字蓋以其有可以見惡
者所謂自作之孽自致之尤也不必補出見惡於正人
殊屬添設此章一則對未四十者而言不可不勉一
則對已四十者而言不可不懼身猶舉抑惡且之說

論語隨筆卷之十七終

蘭陵門人張魯文校刊

論語隨筆

卷十七

三

空山堂

四語隨筆卷十九

滋陽牛運震學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章

開頭一士字提起重看見危四項乃士人立身之大節其可已矣猶云必如此方成其爲士耳此責備之詞語

意何等鄭重時俗錯解反疑其失之太揚以事之常

變論之當先喪祭次及見得見危卻倒轉從見危見得

說起蓋取舍之界不明則人倫之至性猶薄而死者之

論語隨筆

卷十九

空山堂

關不透則義利之見不能脫然無累也能於死生義利

確有定見於幽明始終實有至誠非士之責而誰責歟

着見危見得兩見字言已經迫近當前不同事前空談

泛論也與臨難臨財兩臨字相似士致命猶云將這命

交與他卻不是一定要死但死亦不顧耳思義不是定

要不得但以義爲重耳思敬思哀思字卽當致字看

俗解說子張較聖人多一思字真夢囈之談義敬哀

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此處更

著思不得

子張曰執德不宏章

執德不宏所謂器小易盈沾沾自喜則驕吝易生也小廉曲謹得之而輒以自滿則局量褊狹而容受有限信道不篤所謂浮慕淺嘗三三之見若存若亡則胸襟薄弱而持守不堅。宏則看得天下道德之事皆吾分內事篤則以聖人爲必可學以王道爲必可至。信道須如夏之炎冬之寒見飴餠而知其甘見鳥喙而知其殺人方算信得篤。一切小忠小信知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皆執德之不宏也如宰我憂爲仁之有害冉有憂力之不足皆是信道不篤的樣子。焉能爲有亡猶言不足爲輕重有亡較輕重更進一層。能爲有易解能爲亡難解如云國有人焉未可與爭便是能爲有如明皇幸蜀而思張九齡杜詩云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便是能爲亡也。只是一箇焉能爲有更足一句焉能爲亡語意加一倍警策。

子夏之門人章

論交之道二子各因性之所近而自成一是一嚴一寬義各有當未可以是非論之時解專攻二子之失者非

君子尊賢二語此卽汎愛親仁之論聖人之言自然
中正無弊可者與之二語此子夏之言近似無友不如
己之論我之大賢五句近似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
失其爲故之說總因聖人之言而成獨得之見未嘗無
偏無損其是所謂皆有聖人之一體也 可者與之二
句側重不可者拒之一邊總之分別不可太明切則
拒之意思自然嚴峻 君子尊賢二語此自約舉聖人
之言極渾成極平穩子張引來意思卻重容矜一邊

論語隨筆

卷十九

三

空山堂

只是凡庸泛常之人不能對善言則有短處尊是師事
友事嘉特獎許之容乃泛愛包容矜則憐恤而寬恕之
子夏之言爲門人言之子張之言自是君子之事如
此看二說都爲無弊程明道云初學與成德事有不同

子夏曰雖小道章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分作兩句讀時講連作一句讀
者失之 農圃醫卜皆寓天理酒樂帷幕悉隸周官故
曰必有可觀 致遠二字重看內而聖功格致誠正以
至於窮神達化外而王道齊治均平以至於參贊位育

此是何等樣遠小道不足以言之矣 泥不但膠滯不通直是推排不開所謂玩物喪志局於一室而不能營四海可觀兼理之所寓用之所資 君子學聖人之學志帝王之業一務小道則精神分而識趣陘 章意只重君子當務遠大不重排斥小道不爲是不以此爲本務所謂專門擅長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章

知能二項皆當求其未得而守其已得日知其所亡以知新言而所能可知月無忘其所能以守故言而所知

論語隨筆

卷十九

四

空山堂

可知此互文見義也 知其所亡以日計積少以成多須挨次進之無忘其所能以月計歷久而不失須通盤算之 蘇氏曰古之學者其所亡與其所能皆可以一

二數而日月見也如今世之學者其所亡者果何物而

所能者果何事歟案此從兩其所檢勘更見好學精神

所亡字意義極妙平生目所未覩耳所未聞直是憑

空得之無忘者檢校之意 精神全在日月二字透出

孜孜汲汲如不及猶恐失之之情 可謂難之之詞不

作贊美看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

此皆學問思辨之功未及克復力行之事然博而篤切而近不言仁而仁自在緣心存而不放故事起於彼而收效於此多方以檢之學問志思分成四事則私意無所容卽此便是克治至誠以求之博切篤近合成一心則私意無所雜卽此便是存養先儒多將博學看輕了不知博學正關緊要並非紛心喪志張橫渠所云書所以維持此心讀書則此心常在是也篤志正十分懇摯小則飢渴寒暑大則死生窮達皆不以易其志

論語隨筆

卷十九

五

空山堂

此好學之深也切問只向日用倫常身心性命上尋討至於六合以外太古以前則存而不論也近思正是收斂向內鞭辟近裏不馳於高遠不通於虛無程子說以類而推一級升進一級如此卻是自近而遠如何是近思聖賢之講學不是泛泛講學聖賢之存心不是空空存心以講學爲存心以存心爲講學此章之說得之後世諸儒都分成兩截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章

工不居肆則事不成君子不學則道無由全須重看居

肆與學字朱註與本文義本相合乃又引尹氏之說以爲二說相須其義始備則其旨亂矣細思二說如何相通又如何與本文兩以字相叶學字與居肆對須以學之地與學之課程而言如大學之道格致誠正經學之目詩書禮樂是也又如顏子之博文約禮致有二義道有不能自致者用勇猛精進之學以致之所謂不可半塗而廢道有不容強致者用從容涵泳之學以致之所謂不可躐等而進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章

論語隨筆

卷十九

六

空山堂

文者有本地而加以粉飾也文之則過又加一倍文之則過更進一層緊要尤在一必字正見小人悻悻之膽險刻之心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章

君子未嘗有變侍於君子者見以爲變也儼然温厲一時俱有此自聖人陰陽合德全體渾然之妙自有人望之卽之聽其言而君子變矣變不起於君子而起於望之卽之聽之者望之卽之聽之所以求君子者不同而君子亦不同故曰君子有三變儼然者手恭而足重

所謂如山如岳也溫者氣平而色和如玉之潤如春之
藹厲者辭嚴而義確是非之介堅如金石褒貶之義威
於風霜厲直是真確有力胡氏謂揚子雲之言沉晦
卽是見道不明辭不厲所守不確也觀此可以知厲字
之義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

信是誠意交孚乃指上下之信於我而言然信之之權
在我故信字應屬君子一邊說 勞諫二字須重頓以
上勞民以臣諫君本不易言信則忠愛惻怛浹洽無間

論語隨筆

卷十九

七

空山堂

本不爲勞之諫之地而可立勞之諫之之本 信不
是信其所勞之事正是信其所以勞之之心 信是平
時前一節事與民相信不止在勞與君相信不止在諫
將信字粘定勞諫不得 未信云云正爲兩而後作反
逼倒繳厲已謗已亦爲人上爲人臣者所不避然民以
爲厲在我可謂無術君以爲謗於我亦復不厚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章

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小德如何畧得此章之旨正
爲大節不立而拘拘於小廉曲謹者言重在上句以小

德陪大德極言大德之閑萬萬不可踰耳須將本文翻
轉一看自得之 出入二字從上閑字生須知究有入
字在此正可以救子夏立言之失也篇本末與共生及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章其五言世不可闕此

此章以子夏之言爲主須以門人小子爲眼目蓋門人
小子便是初服下學之事本與聖人不同本末先後始
卒尤一章之關日本源末流本重末輕子夏卻於本末
中生出先後始卒四字乃悟本後末先本卒末始此所
謂理無二致而教人有序也 當酒掃應對進退須活

論語隨筆

卷十九

八

空山堂

看子夏之教門人大抵射御書數威儀文辭之類難道
只是教以洒掃等項子游況而愈下以爲子夏之門人
只好做此等事耳正是嘲諷之詞如此看當字則可矣
字方醒 時講分君子之道爲功不可闕譬諸草木以
下爲序不可紊不知兩孰字緊對子游抑末也二句作
轉語正爲下文逼勒作勢非正言功不可闕也 兩孰
字只是泛言暗指本末二字集註明說本末便非子夏
之意蓋子夏妙在藏過本末說始卒先後若明明說本
末便味如嚼蠟矣 區邱域也植藝之事各分區域井

然有別推之邱陵之草木與川澤不同荆揚之草木與
兗徐不同此中槩以良楛大小分之 教人無序只是
自誣其道誣字專指教者而言集註則是誣之而已似
是誣門人小子了與本文不合 始卒二字與本末不
同本末對舉是兩件事始卒說仍是一條事 聖門
重本輕末卻自先末後本卽如行自重於文四教卻是
先文後行仁自重於知其序卻是先知後仁此其用功
次序之不同處 其惟聖人乎妙在唱歎作結不重贊
聖人只重惟字見小子不能 程子第一條說教人有

論語隨筆

卷十九

九

空山堂

序發子夏之意下四條說理無二致矯子游之偏須知
說理無二致正是發明所以教人有序之故 洒掃應
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教
有等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惟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
其極 惟其形上形下一理所以聖人始卒一貫然此
處意思卻不重在此正須擡高聖人見聖人下學上達
卽始徹終乃非常本領不可以槩之後學 而曰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章

優只是優裕有餘之意時講分仕優爲優閑學優爲優

裕大非理同是兩則字交關處事異是兩而字轉頓處八集註前解是本支兩而字之意後解是本文兩則字之意仕學本自相因人生終身之中不是學就是仕子夏之言反復相尋而各有所指其先說仕優則學特偶然爾時講疑兩句次序顛倒語類又以為仕優則學為世族子弟而言此皆高叟之見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章

致字極難言內而盡其慘怛之情外而極其擗踊之文與一切衰麻虞奠稱情立文之事皆所以致其哀有一情之未竭一事之未備不得為致也而止難之之詞言如是而後盡爾如此說本無過高遠而簡微細之弊子游考究喪禮最為精確不是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考之禮記可見如何以脫畧小物議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章

兩句文勢上揚下抑然詳味上句語意亦非全是美之之詞難能即有分寸含蓄也字一頓正為然而作勢凡人行事只論是與不是不論難與不難但說難能使是專走好奇過高一路了語意正與可以為難矣相似

論語隨筆

卷十九

十

空山堂

未仁少誠實惻怛之意卻須說得分寸不是全然不仁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章

語意與上章相似堂堂正是難能處難與並爲仁較未仁更深一層堂堂言其恢宏廓大一味務外自高俗

解分難能屬才堂堂屬貌甚謬難與並爲仁須看並字兼兩面說以爲彼此皆不得切磋觀感之益也仁

必深潛績密鞭辟近裏而後可共爲之子張之學病在誠意不至與曾子之省身慎獨者正相反故曰難與並

論語隨筆

卷十九

十一

空山堂

爲仁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章

自致二字連讀自乃自己之致所謂非作而致其情也

一點良心發於至性至情此中正有不得不致者是從頂踵肺腑中出來親喪自致一切哀痛慘但必誠必

信都括在內此述夫子二語本以通論人子之大情揭其最真至切者而言妙在以倒跌出之一乎字虛啣

便有喚醒感動之意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章

其他可能也不可看做平常便將生養死葬盡志盡禮一切大事都括在內可字言其猶屬可能正爲下文難能作跌襯耳曰父臣父政本不可改所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也况獻子歷相三君五十餘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其臣則賢臣政則賢政尤不當改但莊子之不改究從父上起見不專從賢上起見若以爲賢則不改不賢則改之矣如何見孝子不忍忘親之心惟不改其父卽不改其賢所以爲孝父子之間不但賢愚志行不同卽賢與賢志行亦必不同正惟其賢而承襲之際作用好尚定當更始所以不改其臣政是爲難能

論語隨筆

卷十九

十一

空山堂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章

刑官不可爲末世之刑官尤不可爲陽膚一以士師爲問曾子便有感然惻然之意爲上引咎爲百姓推情哀矜勿喜四字打動士師一點良心眞仁人長者之言曾子胸中元有愛養教化多少道理覺去古旣遠遽難興復說來亦自沒用發端一歎無限惋惜感慨失道養之無道教之無術民散則情義不相維繫也迫於不得已由養之無道也陷於不自知由教之無術也士

師出生入死一得其情便已求民之生而不可得此日
彼之父母妻子傷心隱痛異日刑之於市君王爲之素
服減膳卽此已極可哀矜况其致此之由乃迫於不得
已而陷於不自知耶士師獨何心而忍喜此 喜字最
不可問更甚於怒字是以百姓之犯法爲樂以殺人爲
兒戲也杜詩云魑魅喜人過此喜字最是無情最是可
惡 情卽今日所謂供情獻情也得情極不易言今之
爲法吏者一得情便無餘事矣曾子卻推出哀矜一層
哀矜勿喜已是降下一層說法士師之所得爲者如
是而已覺除卻此一念萬無可以對此離散之民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章

論語隨筆

卷十九

壹

空山堂

紂之不善二語似爲紂分割卻是反言作勢正見紂爲
不善之藪以甚之者加之而紂無辭也寬一步正是緊
一步 善無盡雖堯舜不能盡善之量惡無盡雖桀紂
不能盡惡之量以甚之者歸之則幾於盡矣可畏哉

下流二字說得細凡一念之差一事之失馴而致之未
有不瓦裂塗地者集註一置身於不善之地一字最宜
著眼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章

日月之食奇喻妙理以此說君子之過何等光明正大
過也更也以君子之過言皆見皆仰蹴帶起日月意
皆見正是君子之本體坦白可告天下後世處時解側
重更也一邊便錯 湯武伊周孔子之過皆運會氣數
之必然天理人情之必至此子貢以君子之過譬諸日
月之食也然立說渾該卽君子平常時過亦括在內
皆見皆仰屬乎人可見可仰屬乎我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章

論語隨筆

卷十九

西

空山堂

焉學乃問所學何人不止問所學何事也此學字連師
字在內焉不學則以識大識小而言何常師以賢不賢
而言此兩句乃緊對焉學一問也 道法治法至文武
而大備此道字以禮樂法度之顯著言之緣公孫焉學
一問本以仲尼之博學多能顯著在外者而言故以大
小兼該者答之但此際不可淺看正所謂憲章文武近
守其法也 未墜於地正謂周道陵遲王澤未泯流風
餘韻猶在人間俗講以爲盈天地皆是道者非 賢者
識大如老聃之於禮長宏師襄之於樂鄉子之於官札

向僑嬰之說典章制度不賢者識小如絳縣老人之記
甲子穆姜之說卦兆焉不學有觸目道存之意又有
一以貫之之意只是平平道聖人實事而聖人好古
敏求與函天蓋地氣象自隱隱都見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章

宮牆二字須拆開不得混看宮有淺深牆有高下及肩
數仞所謂牆也室家之好宗廟百官之美富則宮中所
有也 牆卑則室淺牆高則宮廣此常解也不知惟其
室淺所以牆卑惟其宮廣所以牆高外面規模與內裏
論語隨筆 卷十九 五 空山堂
蘊蓄未有不相稱者此處須翻進一層 室家之好不
必炫耀以示人所以易見者牆卑故也宗廟百官之美
富不必深藏若虛所以難見者牆高故也 及肩之牆
未嘗無門緣見不須門故不問其得入不得入也 不
得其門而入只就夫子之牆設言之尚未說到人之難
入也 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緣武叔生長世族出入巖
廊眼中所經至此而極故借作形容令其易解不必就
聖人道德學問苦苦分配致成呆滯 得其門者或寡
矣以泛說爲妙天下本多門外漢何況武叔不必粘定

武叔說也尤以淺說爲妙所謂可爲知者道難與流俗人言時講謂顏子以博文約禮得入曾子以忠恕得入子貢以聞性道得入都成呆相總忘卻子貢是與武叔說話也 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深鄙之之詞亦深憐之之詞實是看得平平淡淡爲世間本分當該之事也如云夫子不如此云豈成夫子又云夫子不如此云又何以爲仲尼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

非聖者無法便已萬分難容此章更用不著冷婉含蓄

論語隨筆

卷十九

六

空山堂

之詞開口劈面攔住真覺千城壁立風霆驟至日月喻其至高須看上下兩踰字 毀生於踰不可得踰安可得毀可踰亦未便可毀况不可得踰又如何可毀 借

他人之賢陪起聖人此加一倍法不可重加貶駁看一猶字說他人之賢本不平常卽邱陵亦非平常之物也

無得而踰謂聖人身分本高萬無可踰之理非人才力之不足也 自絕不知量說得可憐之至至此無以

爲之義始盡 仰天而唾唾不至天還從已墮逆風揚

塵塵不蔽日還全已身惡言毀聖聖不可毀禍必滅已

陳子禽謂子貢章

子爲恭也猶言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一是見師自當推遜此宜也非過也一是見師不得不故爲推遜此文也非實也一言字極森竦此切責子禽之失言非教以謹言也夫子不可及須切聖人性體身分深看實講孔子合下不思不勉從容中道無迹之可尋無途之可至故曰猶天之不可階而升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孔子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雖顏子之賢祇見其所立卓爾伊尹夷惠之

論語隨筆

卷十九

七

空山堂

聖猶遜其大成所謂學山而至於山學海而至於海學天而不至於天也階字有兩義一極而至之所謂不可半塗而廢一漸以至之所謂不可躡等而進夫子之得邦家者一段形容夫子過化存神之妙特以得邦家指點之不可連上節以天德王道平對立之謂植其生所謂幹年寧止制其田里養生送死無憾也道之如云道之以德教以人倫是也綏安也柔也綏之當指異國說有安集噢咻之意動之所謂鼓之舞之之謂作孟子所云又從而振德之黃氏綏立之固也動道之

論語隨筆卷之十九終
蘭陵門人張魯交校刊

論語隨筆

卷十九

丈

空山堂



論語隨筆卷之十九終

蘭陵門人張魯交校刊

